

 搜索 

学科重点

- ▲ 世界经济研究
- ▲ 中国国际地位报告
- ▲ 经济强国研究
- ▲ 新开放观研究

权威报告

- ◆ 国际组织
- ◆ 中国政府
- ◆ 各国政府
- ◆ 研究机构
- ◆ 专家报告

学科资源

- ▶ 科研成果
- ▶ 承担课题
- ▶ 学术活动
- ▶ 获奖情况

站点工具

- 联系我们
- 关于网站

韩德强：国家应该从战略上保护民族企业

作者:韩德强 时间:2005-5-25 21:36:45 阅读:187

听了各位专家的发言，很受学习、启发。我对这个标准战略的问题是缺乏研究的，对于这么细致的技术问题也是缺乏了解的，今天是受朋友邀请谈一点看法。我谈的看法肯定是属于理论性的看法，而不是技术性的看法。我在国内经济学界是被称为“非主流”但是今天来到这里我觉得我是主流的，我一直主张让国家战略保护民族企业。我近几年来提出新改革开放观，就是要对市场进行了解。

前几天我跟曹军先生吃饭，我就讲到中国在技术领域角色是杨白劳，欧洲和美国是黄世仁。春天的时候杨白劳家里已经没有粮食的，就去黄世仁家里去借。但是黄世仁不借，说你总说我是剥削你。杨白劳说您是我恩人、是我爷爷，你就借我一点吧。借一袋还两袋。黄世仁说借一袋还2.1袋，这个时候杨白劳就不干了。所以借一袋还两袋是取得了平衡。杨白劳由于借一袋还两袋春天就有粮食吃了，黄世仁也有一个承诺。这是一个双赢。这里面有个复杂的问题，黄世仁又提出来如果你秋天还不了怎么办，要有一个担保。因为穷人家找到担保不容易，就没有找到担保。担保没有找到，就抵押。家里有十亩薄地，如果秋天还不上粮食的话，地就抵押给你了。可是黄世仁又说，夏天发洪水了怎么办，这个粮食是还不上，可是薄地就被冲垮了，也不值钱。最后杨白劳想来想去，还有什么值钱的，就拿自己的女儿做了抵押。

夏天确实发生了洪水，而秋天粮食没有了，女儿就要抵押出去。这个黄世仁要履行契约，让喜儿过来，这个时候杨白劳就缺乏远见，他不干了，这个时候杨白劳不尊重契约，如果不守法，我是代表国家公共力量，代表法制的力量无非是用了私人的武装过去的，还为国家节省了行政资源。最后这个时候喜儿就到了黄世仁家里面去。可是冬天，粮食也没有了，喜儿没有了，越想越气，就一把火把黄世仁家给烧了。这是双输游戏。

这是多次展开完成的，这一个积累过程。比如说杨白劳和黄世仁之间的交易如果不是借一袋还两袋，而是借一袋还两袋，如果夏天不发洪水，这是杨白劳更弱了，这是经过了很多才形成了双输格局。市场看上去是平等、自愿地公平交易过程，但是有一点不对称，就是实力不对称，信息不对称。这



投稿注册

 用户  
 密码  
 


管理登陆

 用户  
 密码  



友情链接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
- 上海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中心
- 华师大商学院金融系
- 国研网
- 中国经济信息网
-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 中评网
-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 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
- 联合国贸发会议
- 世界银行
- 美国经济研究局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亚洲开发银行

样造成一个客观公正的市场交易对弱者极不公平。

这是对市场经济的一个新的解读，不是要放弃市场经济，而是懂得控制它的弊端。我们要利用市场经济的活力、扩充的特性、充满竞争的特性，推动技术进步的力量要利用它。但是造成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后果要加以调节。就是我们现在提倡的“新改革开放观”。我们现有的改革开放观是对市场经济无保留的承认和欣赏，这样的情况下，国家知识产权局甚至科技部最后都会成为跨国公司推广他们本国知识产权的一个代理机构。

中国要崛起怎么办，要向美国学习。可是怎么向美国学习呢，我们知道美国是靠贸易保护的。今天在欧洲、日本和美国三大发达经济圈里面，美国相对弱势，欧洲特别是日本工业力量是很强的。美国都有保护市场，我们为什么不保护。这种主流经济学界的思维对于中国的产业成长有毁灭性的作用。所以发达国家是把自由贸易理论是当做摧毁弱者的战略来使用。最早讲的是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他也是在19世纪初叶面临英国的竞争。他就主张德国要保护自己的工业，建立关税同盟，可是遭到德国国内主流学界和舆论界的强大反击，李斯特很悲愤地说，德国的记者编辑都成为了英国的间谍，我今天也有这种悲愤。但我们中国已经出来的一些非常好的具有各级竞争力的知识产权和标准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标准往世界推广的时候我们感觉到了一种强势力量的打压。其实专利是一个垄断的东西，我们国际市场上真正流行的是让小企业竞争，大企业是垄断寡头地位。这种差距不光是造成了国际之间的差距也造成了中国国内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之间就有可能在世界各地导致多个杨白劳火烧黄世仁家的恐怖事情发生。我个人对亚当斯密鼓吹双赢做了全面的批评。我对微观经济学的每个概念是逐步颠覆，一个都没放过。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我认为是静态经济学，这种静态性已经被西方的经济学打破了。在发达国家里面也有非主流，曾经他们是主流，比如说在5、60年代我这种声音在西方国家是主流声音，70年代以后我这种声音才是非主流。主流和非主流之间其实在国际经济学界中间一直是打架的。中央文件里面已经写了“和谐社会”这个词对放任市场经济竞争就很不不利。一定程度上是自由但不和谐。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度，我们需要在自由和和谐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我们中国人到了恢复民族自信心的时候了。到了该懂得运用国家意志，国家力量保护自己国内市场，在国家力量的保护下在全球进行竞争的时候了。

2005年05月12日 11:12 原始出处： 博客中国

[返回](#)

[版权申明](#)   [免责条款](#)   [隐私保护](#)

2005年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版权所有